



中国科幻基石丛书
主编：姚海军

类

NEW HUMAN
新人类系列

人

新

NEW
HUMAN

人类系列

王晋康 著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类人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类人 / 王晋康著. — 成都: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2.6

(中国科幻基石丛书 / 姚海军主编)

ISBN 978-7-5364-7432-1

I. ①类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10102 号

中国科幻基石丛书

类 人

著 者	王晋康
主 编	姚海军
责任编辑	宋 齐 田 膺
特邀编辑	简 雪
封面设计	张城钢
版面设计	张城钢
责任出版	邓一羽
出版发行	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: 610031
成品尺寸	147mm × 208mm 1/32
印 张	7.875
字 数	170 千
插 页	2
印 刷	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	2012 年 6 月成都第一版
印 次	2012 年 6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
定 价	20.00 元

ISBN 978-7-5364-7432-1

■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■

■ 本书如有缺页、破损、装订错误,请寄回印刷厂调换。



中国科幻基石丛书
主编：姚海军

写在“基石”之前

■ 姚海军

“基石”是个平实的词，不够“炫”，却能够准确传达我们对构建中的中国科幻繁华巨厦的情感与信心，因此，我们用它来作为这套原创丛书的名字。

最近十年，是科幻创作飞速发展的十年。王晋康、刘慈欣、何宏伟、韩松等一大批科幻作家发表了大量深受读者喜爱、极具开拓与探索价值的科幻佳作。科幻文学的龙头期刊更是从一本传统的《科幻世界》，发展壮大成为涵盖各个读者层的系列刊物。与此同时，科幻文学的市场环境也有了改善，省会级城市的大型书店里终于有了属于科幻的领地。

仍然有人经常问及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的差距，但现在的答案已与十年前不同。在很多作品上（它们不再是那种毫无文学技巧与色彩、想象力拘谨的幼稚故事），这种比较已经变成了人家的牛排之于我们的土豆牛肉。差距是明显的——更准确地说，应该是“差别”——却已经无法再为它们排个名次。口味问题有了实际意义，这正是我们的科幻走向成熟的标志。

与美国科幻的差距,实际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。美国科幻从期刊到图书到影视再到游戏和玩具,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,动力十足;而我们的图书出版却仍然处于这样一种局面:读者的阅读需求不能满足的同时,出版者却感叹于科幻书那区区几千册的销量。结果,我们基本上只有为热爱而创作的科幻作家,鲜有为版税而创作的科幻作家。这不是有责任心的出版人所乐于看到的现状。

科幻世界作为我国最有影响力的专业科幻出版机构,一直致力于对中国科幻的全方位推动。科幻图书出版是其中的重点之一。中国科幻需要长远眼光,需要一种务实精神,需要引入更市场化的手段,而我们着眼于远景,而着手之处则在于一块块“基石”。

需要特别说明的是,对于基石,我们并没有什么限定。因为,要建一座大厦需要各种各样的石料。

对于那样一座大厦,我们满怀期待。

自序

有两种小说的作者只能谦虚地自称为第二作者。

一种是历史小说。因为它的第一作者是历史,是时间。时间冲去了琐碎和平庸,凸现和浓缩了事件、情节和人物。历史小说作家只需有足够广博的历史知识和足够敏锐的目光,挑选出精彩的素材,他的小说就有了百分之六十的成功。

另一种小说是科幻小说。它的作者是上帝(客观上帝),是科学,是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的运行机理(它们其实是三位一体的)。科幻作家只需有足够的智力去理解这些机理,有足够敏锐的目光去发觉科学的震撼力,他的成功也就有了百分之六十的把握。所以,科幻作家应该把百分之六十的稿酬献给上帝。

科学发展到今天,已经超出了多数民众的理解力,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,它也成了高高在上的宗教。但我们笃信“这个”宗教而不信仰其他的宗教,为什么?因为科学所揭示的是真理,它们放之宇宙而皆准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可以用来计算150亿光年外星体的运动,DNA的构成之简洁甚至超过上个世纪最坚定的科学信仰者的期待。充分发展的技术能够变成魔法,而上帝的魔术正逐渐被人类还原成技术。各民族的先民们曾创造出上帝造人或女娲造人的神话,那是人类

对自身秘密最原始的探索。仅仅几千年后,人类就已经可以用体细胞核来激发出一个真正的生命!我想,如果真有一个万能的上帝,他也会掩面长叹,自愧不如。

“新人类”系列四部曲中描写了一些未来的技术:《类人》中的纯粹人工制造的生命和电脑群体智慧;《癌人》中的人类体细胞克隆(特殊之处是使用了癌细胞);《豹人》中的基因嵌接术及《海人》中的新人类(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了)。这些技术或进步若稍显遥远一些,也许会被今天的民众看做是呓语。不过,作者可以保证它们绝非无稽之谈。几百年内人造生命就可能实现,分散的电脑智力也会以某种方式整合成一种文明或智慧。那时,人类何以自处?人性会怎样变化?被作家们讴歌了千百年的人类之爱还能否存在?没有人能完全准确地预知。作者在文中表现的,只是个人的一些探索而已。而且,为了与今天的世界相衔接,书中很多描写是过于保守了。

科学使人睿智,使你把握自然运行的脉搏,洞察历史的走向。可惜,很多中国人对科学比较隔膜,不能体味到科学和思维王国的乐趣。我们的主流作家善于向后看,向脚下看。他们对过去和现实的思考很深刻,很可贵。但一个民族若只有这样的目光,则未免显得过于迟钝和短视。但愿这几篇小说能够让读者稍稍抬一下目光。如此,作者就满足了。

王晋康

2012年5月1日

楔 子	2
1. 仇 恨	35
2. 司马林达之死	51
3. 追 踪	74
4. 放蜂人	89
5. KW0002 号太空球	97
6. 真 相	108
7. 生死之间	120
8. 上 帝	138
9. 两个谜底	146
10. 谋 杀	157
11. 反 攻	164
12. 访问“二号”	186
13. 类人之潮	209

资料之一：

……只要我们对世纪之交的科技进步作一次鸟瞰，就能闻到暴雨前的腥风。科学技术，这个神力无比的飞去来器，不再仅仅用以改造客观世界，它已转过身来变革人类。试管婴儿技术曾在伦理学界引起轩然大波，如今风平浪息，它已成了医疗技术中的标准操作；克隆绵羊多莉激起了更强烈的地震，但余震犹在，克隆人类技术便瓜熟蒂落。科学家对人类的近亲——同为哺乳动物的老鼠——进行了成功的基因嵌接，在下个世纪，肯定将用这项技术去改造人类。至于在人工智能技术基础之上研制的“人机人”，相信在下个世纪必定会出现。

这些科学进步足够惊心动魄了，但若比起另一项尚在襁褓中的技术，它们实在微不足道。1997年1月24日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阿纳海姆举行的美国科学促进会上，著名的基因科学家克雷格·文特尔说，他现在已完成了对20种最简单生物的基因测序，其中最简单的生命只需要不到300个基因，以目前毫微技术的水平来说，人类完全能用激光钳和扫描隧道显微镜来排列原子，构成最简单的人造生命——想想吧，这是真正的、彻头彻尾的人造生命，它的制造不需借助任何“上帝的技术”，所以，当用“纯物理”方法制造的第一个生命问世后，上帝就可以彻底退休了。

——摘自科幻作家王晋康在'97国际科幻大会上的发言

楔 子

何不疑今天上班时特意提前了半个小时，他驾着氢动力飞碟来到“二号”上空，不过并没有马上降落。他推动操纵杆，小飞碟扶摇直上，一直钻到云层里。脚下是熟悉的家乡风光，西北一片崇山峻岭，西南是波平如镜的丹江水库。一条白带蜿蜒向南，这是汉水。东南有山势较缓的桐柏山，这是千里淮河的源头。几条磁悬浮高速列车轨道和高速公路在东南方的南阳市汇聚，组成一个壮观的“米”字形。

小飞碟浮出云层，云朵像河水一样平稳地向后流去，速度各不相同。稀薄的白云流速最快，那是距飞碟最近的层云；云层越往下，流速则越快。当然，这并不代表真正的云层速度，而是飞碟运动加上云层远近所造成的错觉。松软的云堆绵亘千里，被朝阳涂上艳丽的金红。有的云堆像瀑布，有的像乳房，有的酷似清朝的官帽，从锥形的圆顶上泻下一圈缨络。何不疑忽然想到自己的童年，50年前，他出生在八百里伏牛山中一座相当闭塞的小山村，童年时他是泡在奶奶的神话故事中长大的。那时，他常常仰坐在山坡上，嘴里嚼着一根草茎，痴痴地看着蓝天上的白云，棉花状的，羽毛状的，奇形怪状的。它们在澄碧的天穹上悠悠飘着，无始也无终。彩云中

会是什么样子，会不会有悬云寺、小和尚和人参姑娘^①？有时他甚至能真切地听到，云层中有小女孩清亮的笑声！

如果他早生 200 年，他可能会永远遐想下去，甚至向奶奶的神话中再添几勺浓汤。不过他是生于 21 世纪，他很快走出了山村，很快就在飞机上看到了真实的云层——于是，神秘感消失了。

消失的可不仅仅是对朝霞彩云的神秘感。如今他是世界上有名的生物学家，他已经能把上帝的“最终的”魔术还原成精巧的技术——非常非常精巧的技术，但毕竟是人类可以掌握的东西。在这里，神秘感也消失了。

他摇摇头，抖落这些思绪。今天的浮想联翩是正常的，因为他的人生很快就要有一个大的转折——他决定提前退休，开始他的新事业，一项全新的、充满未知和风险的事业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的新事业是对前半生的背叛。

飞碟下方就是“二号”——地球上仅有的三个类人工厂中的第二个。它坐落在中国的中原地带，这儿到处是风化严重的丘陵和浅山，土壤贫瘠。不过，在合成食品占据人类食物的主流后，这里已退耕还林，葳蕤浓绿的植被严严实实地遮盖住红色的土壤，到处是小叶杨、柳树、榆树、板栗、柿树、乌桕、构树……眼下正是收获的季节，柿树上挂满了小小的红灯笼，栗子树上藏着浑身尖刺的毛栗子。麻雀、喜鹊和鹌鹑在浓密的枝条中叽喳着。而“二号”工厂恰如半埋在绿茵之中的一颗巨大的灰白色鸟蛋。

一颗漂亮的软壳蛋。超强度的碳纳米细丝结成的防护网把整个工厂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，在秋风吹拂下，卵形的防护网轻轻地波动着。网是双层的，其中充盈着强大的微波场，任何活的生命体都休想通过这道樊篱，哪怕是飞鸟、昆虫乃至细菌和病毒。工厂地下是整体浇筑的混凝土地基，与围墙连成一体，嵌有大量的传感器，足以对任何越界进入的破坏者

^① 出自中国一则美丽的民间传说：善良的小和尚和人参姑娘为了逃避恶和尚的迫害，把人参汤浇到悬云寺四周，借人参的神力使寺院升到空中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几位人参姑娘甘愿作了牺牲。

发出第一次警告。在 21 世纪末的大同社会里,这样严密的防卫系统实在罕见。

何不疑把小飞碟降落在鸟蛋外的停机坪。这会儿,“二号”的员工大都已经来了,密密麻麻的小飞碟、单人飞行器和微型飞机就像雨后的蘑菇。何不疑跳出飞碟向大门走去。大门口有两条通道,左边是物品通道,所有从这儿进出的物品都要经过高强度伽马射线的照射,任何隐藏在物品中的生命体都会被杀死,哪怕它们是藏在 50 毫米厚的铅箱内。

另一条是人行通道。进入“二号”的所有人员,即使是联合国秘书长,都要在这里脱去衣服,经过淋浴消毒,再换上“二号”特制的白色工作服。消毒只是表面目的,实际上,淋浴相当于文明的搜身检查,以保证任何人都不能夹带任何物品。淋浴间原来设计为两间,男女分用,但这种“旧时代的礼节”遭到“二号”职员毫不留情的嘲弄。所以,现在的淋浴间是男女共用的。

何不疑经过例行的指纹和瞳纹检查,走进消毒通道。秘书丁佳佳刚刚脱光衣服,把衣服放在标有各人姓名的衣柜中。佳佳向何总问了好,何不疑心不在焉地说:“你好,佳佳,你真是个漂亮的姑娘。”

佳佳扬起眉毛,努力忍住唇边的笑意。虽然人们早已对每天上班前的这个“裸体聚会”习以为常,但在“二号”里,大家形成了心照不宣的共识:这里是工作场所而不是社交场所,这里的所有人都应被看做是中性的。因此,在这里夸奖一位裸体姑娘的美貌不能说是得体的举动。不过丁佳佳知道,何总是一个多少有点古怪的人,因此,对于何总不太得体的寒暄,佳佳一笑了之。何不疑是“二号”的技术权威,是这里的灵魂人物。30 年前,位于美国亚利桑那沙漠的“一号”创建时,何总就是重要的参与者;5 年后,他又到这里创建了“二号”。他的目光深邃,但常常被梦游般的浮云所遮蔽。陷入深思时,最漂亮的姑娘在他眼里也等同于书桌和文件柜。也许这种心不在焉的神态更增添了他的男性魅力。何总 46 岁还未婚,那时他是众多女职员眼中的焦点。不过,佳佳当上何总的秘书时,

他已经结婚了，妻子宇白冰 34 岁，身形娇小，笑容温婉，是那种典型的古典美人。她已经有了身孕，预产期听说就在这几天。

佳佳进入热风区时，见何总已脱了衣服，踏上喷水区的自动人行道。强力水流从四周一齐喷来，在他身上打出一团团白雾。何总身体健硕，肩膀宽阔，肌肉突起，只是腹部过早地鼓起来了。

何不疑走过喷水区后睁开眼睛，注意到了佳佳的目光，便解嘲地拍拍圆滚滚的肚子，“没办法。从结婚后它就开始膨胀，三年了，再怎么加强锻炼也止不住它的膨胀。我想一定是我妻子做的饭菜太可口了。”

他们在热风区吹干身体，穿上白色的工作服，走过内门。收发室的刘小姐告诉何总，有他的一个包裹，物品名写的是金华火腿。何不疑笑了，“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寄来的，上次聚会时他许下的诺言。他大概忘了我家的地址，只好寄到‘二号’来了。这可是真正的金华火腿，不是合成食品。”

刘小姐问：“是否需要我帮你把它放到飞碟上？”

何不疑略略沉吟，“不，给我吧，也许今天中午我就拿它请客。”

他用左手轻松地拎上竹篓，与佳佳一块儿登上主楼。主控制室在大楼的最顶层，四周是椭圆形的落地长窗。从窗口可以俯瞰厂区的全貌，碳纳米管的护网在他们头顶 30 米处均匀地向下撒过来。夜班人员向他们道了早安，电脑霍尔的面孔出现在大屏幕上。

“早安，何先生，昨晚一切正常。”

“早安，霍尔，谢谢你的工作。”

“夫人可好？她的预产期快到了。”

“谢谢你的关心，她很好。我想产期就在这几天吧。”

双方含笑对视，何不疑走过去，用额头碰碰屏幕里的霍尔。这是两人已经习惯的亲昵动作。霍尔是一台人格化的电脑，是一个藏在芯片迷宫里的“活生生的”人。它和何不疑已经是 25 年的老朋友了。它的智力最初是由何不疑创建的，但现在，它已成了控制“二号”运转的灵魂。它不再仅仅是一台机器，它和何不疑之间已经产生了真正的感情交流，真正的友

情。有时，何不疑甚至对它心怀歉疚——为了“二号”的安全，霍尔是完全与外界隔绝的，它要孤独地被囚居在“二号”，直到地老天荒。对于一台有自主意识的电脑来说，实在是太残酷了。所以，只要有闲暇，何不疑就常来和它聊天。

这会儿何不疑交代道：“客人马上就到。准备工作完成了吗？”

“完了。”

何不疑向电脑内插入一张磁卡，“这是我和工厂总监共同签署的特别行动令，请核对。”

3秒钟的停顿后，霍尔说：“密码核对无误，我将立即执行。”

“执行吧。”

总监杰克逊也到了，他是一名矮胖的英国人，秃脑袋，两道浓眉。他问何不疑：“指令输入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他看着何不疑，“老何，我昨天与你太太通过话。”

“我知道，内人已转达了。谢谢你的再次挽留，但我去意已决，不会变了。”

杰克逊叹息一声，“那好，回家抱儿子或女儿吧，你太太说，预产期就在这几天。”

何不疑笑着纠正：“肯定是儿子，内人已做过B超。”

杰克逊拍拍他的肩膀，“祝你新生活愉快，不过，要首先预祝今天的演习成功。”他转身回总监室。

佳佳过来告诉何总，他邀请的两位客人已经到门口了。何不疑打开监视屏，见两位客人在门口进行指纹和瞳纹鉴定，然后走进淋浴间消毒。一位是75岁的俄国人斯契潘诺夫，世界级的侦探推理小说作家，即使在21世纪末，“电脑作家”仍不能战胜他。他的作品十分机智，悬念巧妙，一波三折，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。斯契潘诺夫是一位世界公民，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美国、中国和澳大利亚，但他身上仍保留着浓重的俄

国味儿：魁梧身材，方下巴，阔肩膀，浓眉下是一双深沉机敏的眼睛；须发已经全白了，连身上的汗毛和阴毛都是白的，活脱脱一头毛色纯白的北极熊。另一位客人是22岁的中国姑娘董红淑，《大公报》的名记者，长得娇小玲珑，娃娃脸，乳房坚挺，腰部纤细，一头黑亮的披肩发。这会儿她已经擦干身体，正在穿“二号”的工作服。可能是斯契潘诺夫说了什么笑话，董红淑放声大笑，笑得毫无顾忌。

何不疑关了屏幕，简短地说：“走，咱们去迎接吧。”

两位客人走出消毒通道，董红淑摇了摇新浴之后蓬松的头发，迫不及待地打量着“二号”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地方。眼前的景物其实并无神秘之处，厂房掩藏在绿树之下，绿色基调中嵌着姹紫嫣红。这儿有中原地带的柳树、杨树，也有南方的木棉、珙桐。绿荫丛中露出的十几幢建筑都不算高大雄伟，但外观异常精致。头顶上，那块半圆的、色泽灰白的建筑穹顶高入云霄，在风中微微波动。

董红淑低声赞叹道：“太美了，太美了！”能踏上这片神秘土地，她感到十分庆幸，也十分意外。这是多少记者梦寐以求的荣幸，怎么突然降临到她的头上了呢？21世纪末，世界上已经没有敌对国家，没有战争、军事基地、军事秘密之类的东西，甚至连商业机密也几乎不存在了。因为网络无处不在，在那些信奉“信息自由”的黑客骑士长达100年的不懈进攻下，要想保守住商业秘密，代价已经过于高昂。所以，各个跨国公司索性顺应潮流，打开樊篱，把信息自由变成了一种时髦。

但世上唯有三个地点仍包裹着厚厚的外壳：美国亚利桑那州的“一号”、中国中原地带的“二号”和以色列内格夫沙漠的“三号”——这些地方的全称是“类人劳动力繁育中心”，一般的称呼是“类人工厂”。这些地方的计算机只能联通局域网，同外界的通讯有最严格的屏蔽。新闻界对它们基本是装聋作哑，保持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默契。这是极罕见的，要知道，新闻记者都是些贪婪的鲨鱼，平时，只要在100里外闻见点血腥味儿，

他们就会不顾性命地扑上去。

原因无他,这些繁育中心,或者叫类人工厂,使人类(整个人类)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:这儿有太多的逻辑悖论和道德伦理悖论。

可是,为什么突然通知他们两个来采访?也许斯契潘诺夫知道内情?

一个同样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头发花白的男人在通道口迎接他们。他谦恭地说:“是董小姐和斯契潘诺夫先生吗?请跟我来,何总在办公室等你们。”

董红淑一眼就看出这是名类人。现在,已有十分之一的家庭用上了类人仆人,尽管从外貌上来看他们与人类毫无二致(类人长得更健美),但他们身上的“类人味儿”让人对他们的身份确信无疑。董红淑不经意地瞟了斯契潘诺夫一眼,后者也用目光做了回答:对,是类人。

那位男子正半侧着身体在前边领路,他肯定觉察到了两人无声的对话,便微笑着说:“也许你们已经猜到了,我是一个类人,是‘二号’的第一批产品。我在这个厂区已经服务 25 年了,从没迈出厂区一步。”

小董多少有点尴尬,毕竟,对他人身份的猜测是不礼貌的,哪怕对于类人。她疑惑地问:“你是‘二号’的产品?听说‘二号’只有 25 年历史,而你……”

“我的生理年龄已经 55 岁了。那时,为了尽快培育出成熟的类人,采用快速生长法让我们直接进入到中年。现在已经不这样做了。”那位男子又微笑着加了一句,“这是我最后一次服务了。”

小董不明所以。最后一次?也许明天他就要离开工厂?不过,她没有追问下去,那名类人说,何总的办公室已经到了。

何总和秘书在门口迎接他们。何不疑从未在媒体中露过面,但两人一眼就掂出了“‘二号’总工程师”的分量。他浑身透着自信,目光炯炯有